



楊忠愍公遺集卷之二

明兵部武選司員外郎贈太常寺少卿容城楊

繼盛著

壽大司馬苑洛韓公七十序 代龍湖公作

嘉靖二十有七年大司馬苑洛公年七十矣生辰在

秋八月十有二日公之德澤在人心聲名在天下凡

知其壽辰者孰不有壽之之心而拘於分焉則雖有

是心而未敢盡魏國公某未康侯某相與從事南都

者也於是協謀所以壽公者而請於予曰自苑洛公

來掌留機也凡政之重且大者皆惟公是決春正月

表請引年其歸志確也深貽我二人憂賴

帝心簡在不許其請而推任益專俾我二人無徵咎於上下深幸有所倚賴今當七十之辰思無足以爲公壽者而重有於先生之文有望焉予乃颺言曰大臣之壽國家之氣運攸關然必德以基之天以畀之二者備而後享年可以有未公之壽其德以爲之基者夫人之所共知固無俟於言矣而天之所以畀之者豈偶然哉佑我

皇祖眷我

皇上福我天下蒼生之至意存乎其間也是故金陵

我

高皇帝創業之邦天下之根本攸係我

文皇雖坐振幽薊尤以之爲控制南紀之樞其爲地至重矣非有隆德重望者而操持紀綱以鎮撫百姓其何能治則夫居守係綏以揚宅中圖大之烈以培宗社靈長之運以備不虞不軌之患實於公有望焉皇祖之所以賴公者何如也我

皇上雖垂拱燕京其心未嘗一日忘南都者而重寄其托於公之身蓋以坐鎮留臺非公不可耳其在今日宣德意之美嚴封守之防弛南顧之憂以保大定

功藩屏王室則公一人有大責矣

皇上之所以賴公者何如也天下之治侯於南都之安南都之安侯於公身之壽可一日無公哉是故爲之繕乃城隍練乃甲兵振乃威武勤乃撫字齊其法制而祛其不臧剪除其惡而綏輯其衆俾留都之民復國初之舊而四方亦因之以寧焉則天之所以賴公者又何如也由是觀之天欲求我

皇祖之烈不得不壽公以弘其化天欲相我

皇上之治不得不壽公以久其施天欲置我天下蒼生於治且安不得不壽公以長其澤而大其所至始

而以公之身繫天下之重故爲天下而壽公之身終而以天下之壽係於公之一身故必壽公而籍以壽天下國家之大於此見天之所以畀之者誠不偶然也昔者成王命相周公置諸左右而資輔理承化者甚切也及定鼎洛邑乃出王朝而命之留後者無乃非專任也乎蓋鎬之與洛厥重惟均其在鎬也成王得而治之而洛邑之重則非周公莫可與寄故至今論成周享國之末而稱周公培養洛邑之功不衰今日之金陵不異於周之洛邑也而其所以推任乎公者亦不殊於成王付托周公之意則公之壽我國家

於億萬年也將不如周公之壽成周也哉周公之居
洛也系易研精有以壽道學於不墜而公於勤政之
暇稽禮審樂索數衍圖凡前賢之所未發後學之所
共疑者悉闡明之其所以壽道學之功又不在周公
之下矣至是則天下所以罪公者非止爲天下計抑
將爲斯道計也二公知之乎於是魏國未康拜手稽
首曰始而知苑洛之壽有益於我二人而不知有益
於天下之大繼而知苑洛公之壽有益於天下而不
知斯道之命脈亦係之而今而後始知苑洛公之壽
其所關者誠甚大也請書之以贈

同鄉祭焦范溪父文

嗚呼唯公之德二靈協粹三懿用彰渾金璞玉秋月
寒江唯公之容春柳秋霜碧梧翠竹巖巖其峯琅琅
其璞唯公之行高明卓茂桀矍堅貞不流不激可愛
可親唯公之學書廚經府鼠獄鷄碑落筆風雨擲地
金石唯公之榮鸞封赫耀鳳誥輝煌彤雲豸護繡服
天香唯公之壽遐踰七袞華胥夢殘雖不憇遺考終
未延唯公之子燕山毓秀范水文宗朝陽鳴鳳海內
人龍唯公之孫瑤光瑜潤蕙馥蘭芳森森竹立繩武
有將嗚呼惟人有善孰悉諸身德容行學公備則淳

惟天賜福萬有不齊樂壽子孫公介純禧萬事具足
久爲公慶一夢不回忽爲公痛存隆其實沒曜其聲
死而不忘亦何足恫某等里閭雅宐休戚攸同俱客
江南尤爲關情有淚如沱有哀如傷景行遺範山高
水長敬陳薄奠聊寫蕪詞以闡幽德以泄鄉私幽明
雖隔精神則通惟靈炯炯鑒此愚衷嗚呼哀哉尚
饗

苑洛先生志樂序

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
滅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秩

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
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恒必由之良可悲夫然律呂
與天地相爲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旣生哲人以
作之則於其旣晦也天忍任其湮沒已乎闡明之責
蓋必有所寄者先生自做秀才時便抱古樂散亡之
憂當其歲試藩司聞諸督學虎谷王公云律呂之學
今雖失傳然作之者旣出於吾人則在人亦無不可
知之理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先生於是惕然省
悟退而博極群書凡涉於樂者無不參考其好之之
專雖發疽尋愈不知也旣而得其說矣於是有直解

之作然作用之實未之悉也自是苦心精思或脫悟於載籍之舊或神會於心得之精或見是於群非之中若天有以啓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有志樂之作曰志云者先生自謙之辭也非徒志而已也是故律生聲鍾生律馬遷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矣而管員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

之矣而以黃鍾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鍾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宮闈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節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盡於是矣志云乎哉其於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錄不遺者是固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庭者久之識者以爲是書感通所致觀仰秣出聽之說則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敘疇同功然卦疇得程朱

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云乎嗚呼太和在成化宇宙間故先生所由生太和在弘治宇宙間故是書所由始太和在嘉靖宇宙間故是書所由成則其作誠不偶然也後之有志於樂者苟能講求而舉行之則太和將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至是爲益大矣然不苦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爲阿私也哉噫盛不敏雖學之而未能也講求之責深有望於同志君子云

介軒說

介安從生生於吾心之義義又安從始始於在天之利是故本諸心而原諸天非由外鑠者也夫人之所以植綱常弘德業參天地匹聖賢皆賴此以爲之質幹是可苟焉已乎必剛與廉二者合而介始成矣然乖悞以忤物則似介之剛而非剛矯情以駭俗則似介之廉而非廉毫釐千里不可不察也而世之號爲介者乃不求其合於天而求其合於人不求諸吾心而求聲音笑貌之末故能介於外者或不能介於內能介於始者或不能介於終則似介非介不過欺世之機械要寵之筌蹄耳其害介也不旣深乎觀李封

君之介自心而身而家而鄉其介之操同自少而壯而老其介之操又同夫固合內外始終而一之者謂之天下之至介非歟則以之名軒也故空論者猶以封君之介不及於天下惜之然述之者有司寇禹江則天下之頌其介也固有待矣噫不苟和之謂介然介而不和者偏也不苟取之謂介苟有意取名焉雖非貨利亦謂之取矣敢以是足介說之義

送張龍翁老先生拜相序

嘉靖己酉歲春二月我

龍翁老先生自南都冢宰拜禮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先時陰雨彌旬可厭迎命之時倏爾澄霽萬里一色若造化有以示其機者仕女觀者無智愚大小皆以朝廷得相爲慶天人之交與何昭昭也盛等奔走稱賀先生乃戚然言曰惟予無良承茲大命深貽無窮之憂將焉用賀二三子惑咸相謂曰君子之仕也不得於君則憂不得行其所學則憂不得立大功於天地間則憂乃今三者則俱得之矣不知先生之憂也何故及退而思之然後喟然歎曰先生之憂其國家之福乎蓋天下之事每成於憂而敗於喜夫喜則縱縱則視天下之事皆易也而忽心生

憂則畏畏則視天下之事皆難也而慎心生慎忽之間天下之治亂攸繫甚矣人臣不可一念之不憂也然憂有一已之憂有天下之憂夫憂以一已則其憂也私患得患失將至於終其身而不可解憂以天下則其憂也公雖身膺無窮之慮而天下之至可樂者隨之公私之際憂樂分焉不可不辨也先生自做秀才時已有先憂後樂之志則夫身任天下之責其憂固有所不容已者况夫事之阻滯難處者又無有紀極乎是故或係天下之根本或係國家之安危或係正學之廢興或係世道之升降或係綱常之修墜或

係風俗之盛衰凡臣子所不忍言者更僕未易數正賈誼所謂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此而安常處順則亦可以自樂矣必欲殫智畢力整頓振作使氣運景象一如

國初宇宙間不亦難乎則夫其始也以天下之憂爲已之憂其既也以已之憂與天下之憂國者共其終也至於天下無可憂之事而已之憂亦因之以釋是固先生所以行道立功先憂後樂之心而天人之所以交與乎先生者此也謂非國家之福乎盛等叨門下其憂樂之情常相關故惟述其所以先憂者如此

若夫歌詠頌美之辭固有待於天下既樂之後也豈敢預贅左右以啓其矜喜之端哉

壽韓死翁尊師老先生七十一序

君子之壽天下之治亂斯道之廢興攸係必天有意於斯世斯道之治且興也而後畀之以有求而不窮然畀於有位者或限其時而不及爲明道之事畀於志學者或限其位而不得與夫行道之責則其所係者亦偏焉矣爾我死翁老先生之壽天下之治斯道之興恒必賴之謂天以全壽畀之也非歟蓋君子所貴乎壽者非徒自壽已也爲其能壽天下也能壽斯

道也苟無補於治與道將焉用壽是故凡厥有位孰無治理之責然志存經濟者或奪於位之弗久而趨時固寵者又終其身而無濟於天下之事其何補於治也惟天純佑篤生先生天地忠誠渾厚之氣悉萃之矣其以天下爲已任也越在內服弼亮率下越在外服綏民廸功越在翰苑文章範俗越在邊鎮強藩恬服夷虜懾畏斯固載在史冊昭人耳目天下之所賴以爲治者其在今日撫守南都又能操持其紀綱而鎮撫其百姓天下之根本以固宗社之靈運以培南服以靖四方亦因之以寧矣行將經綸燮理之任

屬之則所以係天下之重者何如也我

國家道學之統自薛文清諸大儒出講明正學後先
相望斯道之興也久矣自是而明道學者或口談性
命之言而身冒貪汙之行或外飾溫厚嚴肅之貌而
中藏毒忌闇濁之心或始而卓越峻潔凜不可犯終
而喪其所守流於汙下而不羞者則其所學不過欺
世之機械釣名之筌蹄耳不知有得於道焉否也先
生以純篤之資果確之志蓋自弱冠時即有志性理
之學其學之原則以精一爲宗其學之要則以培養
夜氣爲本其學之實則見於拾遺意見經緯志樂六

經說諸書當其晚年天又假之以南都清逸之地使
得優游暇豫沉潛道真平生事業至此盡收拾而大
成之一時論得道學之正脈者皆以先生爲首稱則
所以係斯道之重者何如也是蓋天欲未天下之治
於不替故不得不壽先生以久其施天欲啓斯道之
傳於不絕故不得不壽先生以要其成而大其所至
始而以先生係天下斯道之重故爲天下斯道而壽
先生之身終而以天下斯道係於先生之身故必壽
先生而籍以壽天下斯道之大則所以畀之者固爲
不偶然先生之致治而其道行則有以壽天下之命

脈闡學而其道明則有以壽斯道之命脈其所以仰
答上天畀壽之心者又豈小補云乎哉士大夫之壽
先生者舉欣欣然曰苑翁年雖七十有一然精神凝
固丰采燦然步履強健視少年無以異也期頤之域
可必至矣夫以是而壽焉未足以盡之也先生之壽
可以年數拘哉天下之治禹之千萬年而無斁則先
生之壽與治俱矣斯道之統傳之千萬世而無窮則
先生之壽與道俱矣故謂先生之壽爲天下之壽可
也爲斯道之壽可也謂天下斯道之壽卽先生之壽
亦可也不將與天地同乎故曰天以全壽畀先生盛

切門下旣幸先生及天下斯道之壽又幸其將來自
壽之有地也於是拜手稽首忻躍謹書

題兩洲王老先生誥命咨引

惟二十有八年春我

兩洲翁以南京禮部尚書二載考最

帝曰都哉朕嘉乃丕績會南京吏部尚書缺僉議請
以翁代

帝曰俞哉時克統朕百官暨冢宰論翁最以當進階
誥贈推恩三代請

帝曰欽哉惟時宜敘乃功爰進翁階爲資政大夫贈

先淑人爲夫人贈乃祖乃父如翁官妣及祖妣如先夫人秩蓋聖天子知翁甚深任翁甚專而眷翁甚隆也及容命寵頒翁感躍無已遂載諸軸題曰隆恩命盛贅言於末盛於翁爲門下士義無容辭者乃拜手稽首颺言曰於乎翁之此舉其忠孝兼至矣乎然謂翁之忠者以昭君賜也謂翁之孝者以彰先德也乃翁之意則欲持此以爲不忘其君親之具以教天下以忠孝之機夫豈人之所能識哉蓋人臣非不能報君之惠而不敢忘君之難夫人子孫能顯其親者何限而不忍忘之者蓋鮮矣臣而至於一念之忘其君

子至於一念之忘其親則其所以報之顯之者未知有得於忠孝否邪惟天純佑我

國家故賚翁爲之臣惟天眷王氏之世德故畀翁爲之後則翁之一身固忠孝之管也是故唯翁之忠在朝著唯翁之孝在家庭唯翁忠孝之實在史冊斯固夫人之所共知者其在今日之膺榮命而必軸以懸之朝夕在目是不可以識翁忠孝之心哉翁之心不以一念而忘其君親者也而猶寄其識於誥贈之典者蓋欲其親綸音之重若日對越乎君視贈秩之崇卽先人之常如有見耳夫日如對越乎君則思所以

報之者自不容一時之或弛先人常如有見則體祖
父承恩欲報之心而殫智畢力代之以仰答者自不
容一時之少解是則翁之所以不忘其君與親之心
也雖然必俟有所感觸而後不忘則其爲忠孝也亦
有間矣翁之忠孝出於天性而其所以不忘者夫豈
有待於此抑亦假之以表率百官垂訓子孫焉耳是
故使子孫百官有所感而不忘其君則所以報之者
爲無窮而其忠卽翁之忠有所感而不忘其親則所
以顯之者爲無窮而其孝卽翁之孝推而萬世臣子
知所以報之顯之者皆翁之不忘者起之又非卽翁

之忠孝矣乎是則翁之所以教天下以忠孝之心也
夫旣盡其已之心又推諸人而使各知所以自盡則
謂翁之忠孝爲兼至也非歟噫體翁之心者是又在
翁之子孫及厥百官而已盛雖不敏誠願與賢后昆
暨羣屬共勉焉而後之觀者亦將有所感夫

同鄉祭太孺人耿母氏文

嗚呼痛哉天道不齊有如是哉以太孺人之植德幽
貞宜享年有未以太孺人之相夫柔順宜偕老百年
以太孺人之教子有成又宜膺其誥封而享其報茲
固理之必然者也乃壽止五旬有一竟爾先逝而不

少待邪天地間或然之數能幾何太孺人乃適遭其
變邪仁者弗壽良可恨焉相夫罔終良可悼焉教子
未封良可痛焉此太孺人之所以可哀也然人而有
子是謂不死子孫繩繩無窮是卽已壽之無窮也况
子而有敬菴在孰謂太孺人之享年不有未邪妻之
於夫在盡其相之道而已太孺人之治家教子俱
有成績則相夫之道已盡是雖五十有一而百年事
業固已畢矣孰謂太孺人之相夫未偕老邪我

國家之推恩也不以亡而或間則夫人之沾恩也不
待生而亦榮太孺人之存雖未有寵命之封而太孺

人之沒將不日膺誥命之贈又孰謂其教子之未享
其報邪是蓋或然之中而自有必然者在太孺人在
天之靈獨不可以自慰也哉盛等里閭雅誼休戚攸
同俱宦江南尤其關情者觀太孺人之可慰雖共切
夫景仰屬望之私憫太孺人之可哀實不勝其痛哭
流涕之至謹陳芻蕘聊表微忱靈其有知洋洋來鑒
尚饗

祭開煤山

臨洮八十里鎖林峽有煤山二區焉一在峽之西一
在地竺寺前先是開者數爲番民所阻有司至不能

制予以諫開馬市謫官狄道尋欲開之而不敢專也
會庠生張子汝言白於府縣允之委省相陳言往董
其事乃番民阻之又如昔予遂借揮使李子節門人
李維芳陳恂宋誥親往治之至則先懾之以威次惠
之以實由是煤利以開番民遂服予不喜煤利之開
而喜番民之服也遂記之

集張節婦冊葉詩文序

成天下之事功易立天下之節義難語節義之難者
又莫難于婦人之所守夫人固多事功懋峻赫炫照
耀一世者然或出於遭際輳合矯激騁術以濟其所

爲斯固遇之至順凡有中之才者皆可能之裕如
也至於當天下之至變而能氣如雷霆立如山岳雖
窘辱頓挫生死利害交於前而不可少動則非見足
以定守足以確力量足以擔當負荷者鮮不仆矣然
又出於一時義氣激發所致初無俟於持久操守之
難使歷之以終身又未知不變否也惟夫婦人之守
節則撫而幼孤振而先業陰柔之身百責所萃其負
荷之難如此內無所藉外無所資孑然獨立狼狽無
依其植立之難如此斯須檢點之或疎則群議紛然
而起凜凜焉戒慎避嫌之心自少至老一時不敢少

懈則必有聖人之資聖學之功者始足以守之而不
渝其操存之難又如此則視丈夫之成事功立節義
者難易何如也是婦人之所守不爲天下之至難者
歟臨洮張婦王氏之守節其艱苦萬狀雖不可以盡
述然觀諸張子免谿之狀王子漢陂之傳許子少華
之表則其負荷其植立其操存又不爲婦人守節中
之至難至難者歟其上而

朝廷旌表之下而諸君子歌詠歎賞之固足以彰激
勸風俗之典亦足以見良心不死之機矣然節義在
婦人者郡縣俱有之而節義在丈夫者天下固不多

見節義之難者婦人盡之無少歎而節義之易者丈
夫固反虧之豈非光岳氣分天地山川精粹之氣不
萃於男子而盡萃於婦人之身乎無亦

朝廷於忠義者之不獎奸悖者之不誅此天下之所
以無懼而勸也乎噫古人之節義少損者後之功業
足以贖之今之人不惟節義之掃地又足以壞天下
之事古人之同於婦人者已爲可耻今之人其所爲
所行反婦人之不如予於此重爲感且媿矣諸君子
其毋徒歌詠婦人也乎

跋冀梅軒留朱子語略後

卜子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學一道也但世之學者皆溺於詞章之末或優而仕也亦利祿而已尔世之仕者皆急於刑名兵賦之圖或優而學也亦技藝而已尔未仕之前其學已如彼既仕之後其學又如此道學之不明也久矣何幸於梅軒有望乎冀子梅軒方其學也無非身心性命之懿及其仕也無非爲國爲民之要則仕豈世之所謂仕學豈世之所謂學乎其提牢一月祛獄弊恤獄囚疏獄滯嚴獄防罔不竭盡心力或少餘假則讀書不輟其所讀者又皆身心性命之典於事竣乃以朱子語略留於秋官

別署噫觀提牢之政則梅軒之仕可知已觀此書之留則梅軒之學可知已道學之不明也久矣何幸於梅軒有望乎

祭馬南川父文

唯靈性樸質茂德懿行醇掬光戢景抱璞含真不學而通不仕而崇不術而壽不疾而終嗚呼猗福錢壽桂子竹孫萬事已足不生而存某繫園土舉世踽踽惟公憂惻遣問旁午自公之死孰爲知音西望悵然涕淚沾巾乃爲之歌曰松雲慘慘兮悲風烈薤雲浙浙兮芳草歇寧山寂寂兮寒烟滅易水泠泠兮波聲

咽郊原茫茫兮玄廬結松秋蒼蒼兮若木折追悼哲
人兮腸欲絕何時生芻兮奠短碣

壽徐少湖翁師文

君子之壽當圖不朽之真而所以壽之者貴有懇懇
相勉惓惓相成之義瑣瑣年數之末頌祝之私皆所
不取也世之言壽者不過曰享年有未而已然命稟
自然固一定不易年歲自積於人之賢不肖無與焉
若以此爲壽則夫簾肆堀巖翁伯張里哆頤真蠢懷
殘秉賊者龐皓威蕤不可勝數且多不踰百年耳過
此以往卽絕景吞響烟滅無聞雖謂之不壽亦可也

惟夫修諸己者道德卓犖建諸用者勲業赫耀垂諸
後者典謨煒曄則邈無紀極可與天地相終始夫是
之謂不朽而壽之所以爲真也今夫言壽之至者莫
天地若然天地之所以爲壽者非謂其形體不毀已
也以覆載之德生成之功無聲無臭之教足以父母
萬物無窮耳否則亦冥然翕聚之氣愧然凝結之質
而已非所以悠久無疆億載不朽者也是故人知壽
於年者爲壽而不知壽於理者斯壽之真知壽於身
者爲壽而不知壽於天下者斯壽之大知壽於目前
者爲壽而不知壽於身後者斯壽之末非深達始終

之故善權修短之算者孰能論壽於命數之外而不
求壽於年數之間乎恭惟我夫子黃閣元老黑頭相
公以年言之似尚未可以壽之者然觀諸所修爲者
所建立者所垂後者半生積累以足垂萬年不朽視
世之昏耄罔生無所寄付者修短之相絕也亦猶蕭
艾夕枯之與松栢久茂也榮辱之相背也亦猶衣赭
輿臺之與危軒華衮也已不可同年語况猶此而進
焉其所爲不朽者當益宏遠峻懋謂不可以壽之乎
昔丙午歲二三子稱壽於三槐堂嘗記夫子舉爵爲
令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其次言壽再令

曰立德要知似德之非立功要知貪功之戒立言要
知尚口之窮言壽要知罔生之辱夫德壽之基也功
壽之與也言壽之華也卽樽酒教令之間而不朽之
道備矣然三者見其始而未見其終著其端而未究
其極則誠門弟子之深懼繼自今上之果能末肩一
德不愆威改節以悅俗固寵次之果能以身殉國事
專報

主建掀揭非常之功次之果能崇正論主

國是排邪議黜枝葉有格非反經垂教範世之益終
之能居之以恒至老不變不先貞後黷蹈所謂似德

貪功尚口罔生之愆則可以輝名崑崙勒伐金冊三
者垂萬年不朽壽卽享萬年不窮而瑣瑣年數之末
誠不足言矣使或較齡算之短長畧行諂之臧否急
一身之利害視天下之治亂若秦越然則已往之行
墮於垂成將來之年俱爲虛假斯不善自壽者之爲
固知夫子必不尔爲也噫夫子以一身任天下之重
則所以圖不朽者不得不持之以有終天以天下之
責付於夫子之身則所以壽平格者不得不錫之以
有求又何俟門弟子瑣瑣勸勉頌祝之乎哉

與繼津兄書

承問足見兄爲國之忠樂善之誠弟不當阻抑之以
隳其向上之志但愚衷有見其不便者數條請上陳
之備採納焉此事部中允行而人皆避事益難其人
而兄獨勇往任之則爲衆悅服今本部旣束高閣而
兄欲強行則堂官惡之同僚忌之此不便一也兄爲
拯援小弟之故讐家欲害而無由乃今自尋事幹是
自居受害之淵數此不便二也弟訪問宣大將官俱
云地方狼狽已極兵馬必難整飭所謂雖有善者無
如之何兄欲任之萬無成功之理昨何道長慨然有
開海運之請一無成功人皆笑之此不便三也到彼

處行事凡有謀爲又先題請兄自忖當道者果欣而
允之乎抑或故阻其所爲乎此不便四也許公之請
必欲其駐劄陽和城兄無兵馬之寄一遇有警軍將
各守信地遺一空城虜或逼圍將何以爲保身家之
策此不便五也整飭兵馬責任甚重萬一失事其責
當與將領督撫等兄自忖其當道者肯恕兄乎抑必
加重於兄乎此不便六也細觀許多之疏蓋恐一時
失事兵部叅劾故扯兵部官在內將欲謝擔於兵部
衙門且又云責令容彼提調則若彼之屬官者勢機
在彼持握豈得自專行事無事之日受彼提制有事

之日替彼頂缸成功難必禍害預知此不便七也夫
識時勢者在俊傑此等時勢兄識之久矣而必欲爲
此者蓋一念爲國之誠故利害有所不暇顧耳然欲
幹天下之事當思其如何下手如何收殺事成如何
結果不成落何名且死生雖不計必竟果不徒死否
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弟非阻兄忠貞之爲若損友者
益真見事必不可成故耳況此時兄十分小心迴避
猶恐禍及何乃自授禍機乎情出迫切不覺涕泣之
道直述其事詞意不倫幸惟情亮

又

仰讀手教足見兄以天下爲己任敬羨敬羨宣大係天下安危弟豈不知使弟在部必爲兄之所爲者乃阻抑若此者何益以兄處最嫌疑之故耳况老賊報復害人之巧入於至神者乎此弟之所甚慮而知已溺愛迫切之情如何能已此事在他人爲之如何不可而在兄爲之則甚不可兄才尚有大展時節此時且斂鋒蓄銳俟時可爲則轟烈一場勿徒惟盡其心而不計事之成否人皆知致身爲忠不知爲天下愛其身尤爲忠之大者請兄更思

上徐少湖翁師救荒愚見

某以言得罪宜絕口不言天下之事但聞窮民病苦之狀若割心肺日夜憂思至廢寢食故有欲默而不容忍者而夫子抱能受言之量居能行言之位而某極荷相知又有可言之機寧容隱乎謹陳救荒愚見伏請尊裁城中餓殍死亡滿道人驚惶似非太平景象夫京師之民各有身役常業何以頓至於死而所死者皆外郡就食之人也蓋緣各處司民牧者無救荒之策之心而京師有捨米捨飯減價賣米之惠故皆聞風而來當其事者又不肯盡心鮮有實惠故每凍餓以至於死是以京師爲溝壑誘外郡之民而

填之也救荒自有均平普徧之政何必煦煦然爲此小惠誘民以至於死乎莫若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作急賑濟然後出給告示諭以本處賑濟之故使各歸鄉里又將所捨之米預支二三十日以爲回家盤費之資則窮民有鄉井飽食之樂京師無死亡道路之慘矣連年豐稔止有此歲之餓一郡之粟自足以供一郡之食特在上者區處之無其道耳官倉之粟可賑濟也亦可價賣也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可責令減價糶也蓋官倉除備邊急緊不可動支外其餘有積至數十年將腐者合暫變賣收價到秋易新似爲

兩使富室有積粟至千萬石者皆坐索高價以邀重利故米價至於騰踊合依少定價裁抑之又當以禮獎勸借官給以帖到秋償還則米價自可日減窮民自返故鄉矣窮民旣無處辦米或賣產傭工止可得錢今乃分爲等類定爲價數則錢法紛亂而民益告病矣夫錢法之行也或朝貴而暮賤或此處用而彼處不用若有神以使之雖市人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可以官法定之乎爲今之計當爲權宜之術不分等類不問大小俱責令折算通行其價數之多寡任從民便官府不得而與焉則錢法可通而商民俱便

矣米價騰踊日甚一日今定爲官價似爲裁抑之術然在京師則有所不能行者蓋各鋪戶之米俱貴價糴買非若外郡富家田內自獲然今定爲輕價彼豈肯折本糶賣且各處販米者一聞價輕孰肯再來外米不肯來內米不肯糶不知其將來至於何如也如定米價亦俟春間販米至者多然後議之北地旣荒全賴南米之來使河道阻滯則來者延遲恐緩不濟事賊盜甚多或搶掠一船則後者聞風孰肯再來今宜行令各河道官使開河之時先放米船行一遇壅塞則遣官夫拽運一若轉運官糧然則米正月終可

到矣又行令各處地方官使嚴加巡捕防守護送則販者無失米之憂所來者必多矣南米來者旣多又憂米價之不減乎盜生於貧雖勢所必至然荒年而至於盜起斯亦可憂矣聞各處撫按分付各屬官今其暫寬治盜之法其意懼生變也以故各官於賊盜之獲俱姑息寬縱之此端一開爲盜者衆貧者日至放肆富者日不安生是民之爲盜雖起於年凶亦上之人有以教之耳夫濟荒自有長策未聞教民爲盜以救之也况漸不可長民不可逞恐隄防一徹紀綱遂壞其變有不可勝言者宜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使

遇賊盜仍治之如法則禁盜乃所以止盜而止盜正
乃所以救荒也

祭商少峯文

嗚呼人臣策名於朝此身卽爲君之所有而所以欲
盡人臣之職者則惟以致身爲極幸而在官鞠躬盡
悴沒於王事者固所以盡其職不幸而下獄窘辱困
苦死於桎梏者亦所以盡其職也今公雖死於獄謂
之非沒於王事不可此身得致於君則臣職已盡人
道已畢謂之非沒寧不可亦何恨邪而一念憂國之
心固將凝結於衷而萬年不朽則天地神人之所以

共痛且惜者也况某等患難相與休戚相關幸翁之
存猶懸赤幟之望感翁之死益輕再生之身其慟哭
悲悼之情當何如哉謹陳薄奠尚其來饗

祭易州楊五文

嗚呼論友於三代之上當取諸縉紳休采之列論友
於三代之下當求諸山林草澤農圃工賈之間蓋君
子之相與小人之迭爲隱見每隨時勢之盛衰而正
人君子之相與惟取其義氣乎固要不當必以區區
之勢位拘也自予登第除南銓始識西泉於賀客中
時然猶以爲特齷齪磊落人耳及予以諫阻馬市被

罰遠謫雖骨肉至親亦惡其後於家而拙於官樂其死而幸其不歸也西泉乃慰嘉禮送之意反殷於初則其相與之情已出尋常萬萬去年春予以狂直排奸被杖繫獄其際誠危矣平昔指天論心者懼禍之及已則遠絕之不暇同時交遊者疾名之勝已則非毀之惟恐其不足而素以義氣著聞豪傑自負者恨言之侵已且售計投石要功洩憤於權奸之門其孰與我乎西泉乃三視獄中通問不絕其徬徨拯恤之意又殷於初雖齷齪庸賴輩惕以重禍不恤也則與人交遊之善視世之以勢位相與者其情之厚薄爲

何如哉西泉之行誼在鄉曲聞望在遐邇固難以述然卽此一節則其立心制行當於三代之上人物中求之矣視世之縉紳貴顯隨時異情者其人之賢不肖爲何如哉二月初載攜乃郎慇懃視問握手交語傾倒肺肝相別無幾訃音頓至噫不棄我於患難如西泉者幾人而又奪之俾孤我於患難之中嗚呼痛哉西泉之正人君子使見用於世必能糾合善類不相背負可以同心共道克濟時艱縱死於無位使假之以年必能表勵鄉邑寬鄙敦薄其挽時俗而躋之三代之上可幾也乃竟突然而逝老天何戕善人

之酷如是邪世之生理已絕空速死而倖免何限乃
濫及正人君子如西泉者老天何福善禍淫之不公
如是邪惡乃西泉命齋適遭或然之數爾邪抑西泉
古直不善媚天爾邪凡此數者皆不可曉狂直粗性
甚爲不平恨欲飛步太虛親問老天死果錯謬乞使
生還更舉空速死而幸免者代之庶可爲作善作惡
者勸且警也嗚呼哀哉尚饗

望雲思親圖引

人子愛親之心存於中而不可解然後思親之心隨
所在而不能忘世之言孝曰不過日含菽縕絮致滋

美勸定省祇服厥事而已然朝夕在側固其情之不
得不然而少知天性之愛者皆可以爲之易易耳乃
若遠從王事時當慕君非真有愛親之心其孰能不
遷且忘乎齊人孫子以儒行充獄椽予以排奸繫獄
孫子常侍左右一言及厥母卽垂涕飲泣其憂戚思
慕之情藹如也今旣三年矣每言及之其涕泣憂思
之情如初予因此一節甚重之鄉友米子華乃原仁
傑故事繪望雲思親圖贈之椒山子爲之引曰孫子
之愛親如此可謂孝矣然孝之道尚有進於此者夫
人之一身於親則謂之子於君則謂之臣均之無所

逃焉者也然方其事君也鮮有不忘其親及其事親也又鮮有不忘其君者是忠於君而孝衰孝於親而忠廢又焉得謂之忠與孝乎孫子今日之事君既知所以不忘其親矣則夫他日歸而事親也顧可以忘其君乎其事君而思親也歸而養之孝不可以不篤矣則夫他日事親而思君也起而官之忠惡可以不至乎是故孝能忠於君者孝之全也忠能顯其親者孝之大也此愛親之道視諸望雲而思者何如邪噫臣子之事君親惟在乎一心而已心苟在乎君親則鞠躬盡悴固忠也逃迹山林亦忠也舉足不忘固孝也不得已而至於忘之亦孝也不然則致赫炫之業者君子謂之負君聚百順以事者君子亦謂之不肖子况屑屑於聲色之末觀美之具乎孫子歸而質之鄉士大夫其愛親之道諒又必有進於此者當反而告予可也

劉司獄承恩圖引

風雨霜露皆上天生物之仁而雨露之恩爲最渥爵賞刑罰皆人君惠臣之典而爵賞之恩爲尤厚古之人臣雖刑罰之加猶且感其曲成之愛而圖報之思無窮况夫爵賞之施所以行吾之志而厚吾之生者

其報禮之重當何如也世之爲臣者以彌縫爲要位之機械以阿諛爲固寵之筌蹄方日幸其已術之能中豈知其恩惠之在君是故圖報之心輕以踈而盡忠於君者蓋鮮嗚呼臣道之不見於天下也久矣訛謂不敢忘君之恩乃有如司獄劉子乎劉子關中人以儒行起刀筆官於刑曹方予以排奸被杖繫獄適劉子治獄事日侍左右躬湯藥進飲食徬徨奔走於其間故予得僥倖不死者劉子維持保護之功居多甲寅歲以三載考最得膺勅命乃感激繪圖誌不忘焉椒山子爲之引曰爲臣不忠於君凡以不知君恩

之重起之也蓋人臣一登仕版則此身已屬於君其宮室服食之美車馬妾御之奉父祖妻子之榮無一而非君惠之所及則恩同於天蓋有如雨露之至渥者苟少思其君之所惠必將以心據君以身徇國匡輔君德弼成王業鞠躬盡悴朝夕不遑矣惟其受君恩而不知則視君於己若不相屬者欲其盡忠也不亦難乎劉子以承恩繪圖可謂知感君恩而不忘矣然錫予有大小皆人君爵賞之恩官秩有崇卑皆可盡其職而重其報而司獄民命所係又於報君爲最切則夫仁以宅心廉以律已勤以趨事誠以御物

以求仰答君恩之重端於劉子有望焉否則急身圖
則汗輕民命則殘事矯激則怪尚煩瑣則迂謂之棄
恩負君而所謂繪圖之意亦虛矣噫舒慘並行者上
天生物之常也寵辱迭用者人君御世之權也人臣
欲不忘爵賞之恩請自不忘刑罰之恩始

楊忠愍公遺集卷之二終

